

文中子中說



涵芬樓借印常熟瞿
氏鐵琴銅劍樓藏宋
刊本原書板高營造
尺五寸七分寬四寸

文中子中說序

周公聖人之治者也後王不能舉則仲尼述之而周公之道明仲尼聖人之備者也後儒不能達則孟軻等之而仲尼之道明文中子聖人之修者也孟軻之徒歟非諸子流矣蓋萬章公孫丑不能極師之奧盡錄其言故孟氏章句略而多闕房杜諸公不能臻師之美大宣其教故王氏續經抑而不振中說者子之門人對問之書也薛收姚義集而名之唐太宗正觀初精修治具文經武略高出近古若房杜李魏二溫王陳輩迭爲將相實永三百年之業斯門人之功過半矣正觀二年

觀去聲

御史大

夫杜淹始序中說及文中子世家未及進用爲長孫無忌所抑長上聲而淹尋卒故王氏經書散在諸

孤之家代莫得聞焉二十三年太宗没子之門人

盡矣惟福時兄弟

福時文中子幼子時音止

傳授中說於仲父凝

始爲十卷今世所傳本文多殘缺誤以杜淹所撰

世家爲中說之序

杜正觀三年卒今世所傳本乃正觀二十三年序

又福時於仲

父凝得關子明傳凝因言關氏卜筮之驗且記

房魏與太宗論道之美亦非中說後序也蓋同藏

細帙

細音相帙直質反

卷目相亂遂誤爲序焉逸家藏古編

尤得精備亦列十篇實無二序以意詳測文中子

世家乃杜淹授與尚書陳叔達編諸隋書而亡矣

叔達依遺史
人隋書今亡

關子明事具於裴晞先賢傳今亦無存

故王氏諸孤痛其將墜也因附于中說兩間且曰

同志淪殂

殂音祖

帝閣悠邈文中子之教鬱而不行

吁可悲矣此有以知杜淹見抑而續經不傳諸王

自悲而遺事必錄後人責房魏不能揚師之道亦

有由焉夫道之深者固當年不能窮功之遠者必異

代而後顯方當聖時人文復古則周孔至治大備得

以隆之昔荀卿揚雄二書尚有韓愈柳宗元刪定李

軌楊倞註釋倞其亮反况文中子非荀揚比也豈學者不

能伸之乎是用覃研蘊奧引質同異爲之註解以翼

斯文夫前聖爲後聖之備古文乃今文之修未有離

聖而異驅捐古而近習而能格于治者也 皇宋
御天下尊儒尚文道大淳矣修王削霸政無雜矣
抑又跨唐之盛而使文中之徒遇焉彼韓愈氏力
排異端儒之功者也故稱孟子能拒楊墨而功不
在禹下孟軻氏儒之道者也故稱顏回謂與禹稷
同道愈不稱文中子其先功而後道於猶文中子
不稱孟軻道存而功在其中矣唐末司空圖嗟功
廢道衰乃明文中子聖矣五季經亂逮乎削平則
柳仲塗宗之於前孫漢公廣之於後皆云聖人也
然未及盛行其教噫知天之高必辯其所以高也
子之道其天乎天道則簡而功密矣門人對問如

日星麗焉雖環周萬變不出乎天中今推策揲影
庶髮髻其端乎大哉中之爲義在易爲二五在春
秋爲權衡在書爲皇極在禮爲中庸謂乎無形非
中也謂乎有象非中也上不蕩於虛無下不局於
器用惟變所適惟義所在此中之大略也中說者
如是而已李靖問聖人之道子曰無所由亦不至
於彼又問彼之說曰彼道之方也必也無至乎魏
徵問聖人憂疑子曰天下皆憂疑吾獨不憂疑乎
退謂董常曰樂天知命吾何憂窮理盡性吾何疑
舉是深趣可以類知焉或有執文昧理以模範論
語爲病此皮膚之見非心解也逸才微志勤曷究

其極中存疑闕庸俟後賢仍其舊篇分爲十卷謹序

篇目

王道篇

天地篇

事君篇

周公篇

問易篇

禮樂篇

述史篇

魏相篇

立命篇

關朗篇

隱士王氏取瑟堂刊

中說卷第一

王道篇

阮

逸

註

文中子曰甚矣王道難行也吾家頃銅川六世矣

上黨有銅

縣未嘗不篤於斯斯文然亦未嘗得宜其用不遇退而

咸有述焉則以志其道也志記蓋先生之述曰時變論

六篇其言化俗推移之理竭矣江州府君之述曰五

經決錄五篇其言聖賢製述之意備矣晉陽穆公之

述曰政大論八篇其言帝王之道著矣同州府君之

述曰政小論八篇其言王霸之業盡矣安康獻公之

述曰皇極謹義九篇其言三才之去就深矣銅川府

君之述曰興衰要論七篇其言六代之得失明矣先自

生至銅川文中子世家言之備矣時變論至與余小子獲觀

成訓勤九載矣大業九年自長安歸服先人之義誓仲

尼之心天人之事帝王之道昭昭乎因祖德考子謂

董常曰吾欲修元經誓諸史論不足徵也董常字履常

元經春秋異名也義包五始故曰元經史吾得皇極讜義焉

論謂歷代史臣於紀傳後贊論之類是也吾得

時變論焉化俗推移吾欲續書按諸載錄不足徵也官史

載言吾得政大論焉王言大道董常曰夫子之得蓋其

志焉非以子曰然子謂薛收曰昔聖人述史三焉薛

字伯褒隋內史道衡其述書也帝王之制備矣故索焉

而皆獲史有記言求言其述詩也興衰之由顯故究焉

則制度得失

而皆得

史有明得失窮政化則詩明矣

其述春秋也邪正之跡明故考

焉而皆當

史有記事替邪正則法當矣

此三者同出於史而不可雜

也故聖人分焉

職也職同辨異故曰分

文中子曰吾視

遷固而下述作何其紛紛乎

史記漢書而下文辭相模無經制紛紛多且乱

帝王

之道其暗而不明乎天人之意其否而不交乎制理

者參而不一乎陳事者亂而無緒乎

四者由紛乱故

子不豫

屬聞江都有變

大業十三年煬帝幸江都官宇文化及弑逆

洙然而興曰生

民厭亂久矣

自漢末乱至隋

天其或者將啓堯舜之運

吾不與焉命也

唐太宗行堯舜之道而文中子已死

文中子曰道之不勝

時久矣吾將若之何

自孔子孟軻已來不勝時故曰久矣

董常曰夫子自

秦歸晉宅居汾陽然後三才五常各得其所

秦長安隋都也晉汾

陽子鄉也三才薛收曰敢問續書之始於漢何也子曰

五常謂續經六國之弊亡秦之酷吾不忍聞也又焉取皇綱乎六國

燕王喜魏王假齊王建楚王負芻韓王安趙王嘉也亡秦始皇也秦劫皇之名无綱紀之實漢之統天下

也其餘殘穢與民更始而興其視聽乎變民耳目使知有王道與薛

收曰敢問續詩之備六代何也六代注見上子曰其以仲

尼三百始終於周乎三百篇周代收曰然子曰余安敢望

仲尼然至興衰之際未嘗不再三焉故具六代始終

所以告也告猶貢也貢其俗於時君文中子曰天下無賞罰三百載

矣自晉惠帝永平元年至隋開皇十年凡三百載元經可得不興乎言必與薛收曰

始於晉惠何也惠帝名衷武帝子也政由賈后天下大乱故元經起於此子曰昔者明

王在上賞罰其有差乎言不差元經褒貶所以代賞罰

者也其以天下無主而賞罰不明乎晉惠猶薛收曰

然則春秋之始周平魯隱其志亦若斯乎周平王幽王之子王室衰

微東遷舍洛魯隱公子曰其然乎而人莫之知也後人

惠公之子平王同時薛收曰今乃知天下之治聖人斯

在上矣天下之亂聖人斯在下矣周公上仲尼下聖人達而賞

罰行聖人窮而褒貶作皇極所以復建而斯文不喪

也春秋無經行禮法之皇極不其深乎再拜而出以告董生董生曰

仲尼沒而文在茲乎前聖後聖一也文中子曰卓哉周孔之

道其神之所為乎孟子曰大而化之謂神順之則吉逆之

則凶神在易中子述元經皇始之事歎焉後魏初年門人未達

叔恬曰王凝字叔恬子之弟也為御史彈侯君集為長孫夫子

无忌所惡出為太原令王氏家書稱太原府君

之歎蓋歎命矣書云天命不于常惟歸乃有德戎狄

之德黎民懷之三才其捨諸後魏德被黎民亦天地命之也人其捨之乎子聞

之曰疑爾知命哉子在長安楊素蘇夔李德林皆請

見楊素字勉道場帝時為司徒專朝政蘇夔字伯尼善鍾律隋樂多從夔議李德林字公輔佐命掌軍書為儀同頗自負三

賢來請謁見子與之言歸而有憂色門人問子子曰素與

吾言終日言政而不及化上正下曰政下從上曰化夔與吾言終日言

聲而不及雅知音為声知德為雅德林與吾言終日言文而不及

理修詞為文門人曰然則何憂子曰非爾所知也二三

子皆朝之預議者也預朝今言政而不及化是天下

無禮也知正人不言聲而不及雅是天下無樂也知文音

言文而不及理是天下無文也知華辭不王道從何

而興乎吾所以憂也禮壞樂崩文門人退子援琴鼓蕩

之什蕩傷周室大壞之詩也天下蕩門人皆沾襟焉哀隋將亡

子曰或安而行之聖人或利而行之賢人或畏

而行之中人及其成功一也替德則遠功則同而聖賢

賈瓊門人未見習書至相榮之命讀書有相榮之命篇榮曰洋

洋乎光明之業光武天實監爾能以揖讓終乎初

著此齊錄以告子李德林父子俱有此齊書王邵子曰無

苟作也勿苟且表越公以食經遺子子不受曰羹藜藜含

糗無所用也答之以酒誥及洪範三德越公揚素也食

仁宗崔浩亦有之酒誥云越小大邦用喪亦罔非酒誥幸洪範三

德云臣无有作福作威玉食其害于而家凶于而國時素專政故

國谷食經 子曰小人不激不勵不見利不勸勸勸皆音靖 以戒之

亮問辱問人 子曰言不中不中節 行不謹不謹密 辱也言行

之主 子曰化至九變王道其明乎變於道也孔子曰三

僅必世之仁矣 故樂至九變而淳氣洽矣樂仁之 裝晞曰聲也

何謂也傳未見 子曰夫樂象成者也象成莫大於形

而流於聲王化始終所可見也象成功而形容其德一而

故韶之成也虞氏之恩被動植矣烏鵲之巢奇俯而

窺也鳳皇何為而藏乎引古 子曰封禪之費非古也

費之甚國用也三代已前无此礼齊桓公欲封太山禱梁南管仲

言七十二君須得遠方珍貢乃可封禪特設詞諫止耳非典礼所

載之 徒以夸天下其秦漢之侈心乎始皇東巡上太山

實 甫以頌秦德漢武帝用齊人公孫卿言封禪登仙遷升中岳又上

太山封土有玉牒使方士求神仙千數无驗而廼此皆夸侈以欺

天下非事天致誠之本

子曰易樂者必多哀輕施者必好奪

家國皆然

子曰無赦之國其刑必平

不幸免則不深犯

多斂之國其財必

削

既富後則用益耗

子曰廉者常樂無求貪者常憂不足

反相子

曰杜如晦若逢其明王於萬民其猶天乎

杜如晦字克明唐太宗時

朝政典章文物皆杜所定

董常房元齡賈瓊問曰何謂也

疑稱天

子曰

春生之夏長之秋成之冬斂之父得其為父子得其

為子君得其為君臣得其為臣萬類咸宜百姓日用

而不知者杜氏之任不謂其猶天乎

用无跡物自化天也太宗治平歲斷死罪

二十餘人幾乎刑厝粟斗三文行道千里不齋糧王道盛矣非如天之効欤

吾察之矣矣目光惚

然心神忽然

恍惚

此其識時運者憂不逢真主以然

哉

知隋運亡又未遇太宗所以恍惚憂也

叔恬曰舜一歲而巡五嶽國不費